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大系

安娜·卡列宁娜

(上)

[俄] 列·托尔斯泰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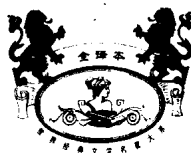
北京文艺出版社

安娜·卡列宁娜



齐博雅 译

(上)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安娜·卡列宁娜



齐博雅 译

(下)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俄)托尔斯泰著;齐博雅译, —2版,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0.10

(世界名著新译)

ISBN 7-5378-1559-3

I. 安… II. ①托…②齐…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340 号

安娜·卡列宁娜

[俄]列·托尔斯泰 著

齐博雅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邮电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 字数:784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2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78-1559-3

I·1510 定价:28.00 元

主要人物表

斯捷潘(小名:斯季瓦)·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

达里娅(小名:多莉)·亚历山德罗夫娜 奥布隆斯基的妻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长女。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 奥布隆斯基的妹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 安娜的丈夫。

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

康斯坦丁(小名:科斯佳)·德米特里奇·列文

卡捷琳娜(小名:基蒂,卡佳)·亚历山德罗夫娜 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小女儿,列文的妻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 列文的同母异父哥哥。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

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

贝特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 安娜的女友。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 卡列宁的女友。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①。

① 引自《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全句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7.10.3/03

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谈过话之后，弗龙斯基就走出来，到了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停了下来，好不容易才想起来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应当到哪儿去。他感到自己受到奚落和侮辱，感到自己有罪，并且失掉了洗刷掉自己屈辱的可能性。他感到自己好像被抛出了那条迄今为止自己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过来的轨道。他生活的一切习惯和准则从前似乎是那么坚定不移，现在突然间显得虚伪和用不上了。受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是位可怜的人，是他的幸福的偶然的，并且是稍带滑稽的障碍，现在突然被她亲自召来，被抬到令人顶礼膜拜的高度，这个丈夫在这个高度上显得不再凶恶，不再虚伪，不再可笑，而倒显得善良，平凡和伟大了。弗龙斯基不能不感觉到这点。他俩的角色突然换了一下。弗龙斯基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鄙，他的正确和自己的荒谬。他感到她的丈夫虽然痛苦，但却是以宽大为怀的，而他自己在搞欺骗时是卑鄙和渺小的。但是他在他自己无端地蔑视的人面前感到自己卑鄙，这只不过是构成了他的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如今感到自己悲痛难言的是，他觉得在最近他对安娜渐渐冷却的热情，现在当他知道了将永远失去她的时候，竟然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了。在她生病期间，他彻底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而且他仿佛感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爱过她似的。现在，当他了解了她，而且像恋人应当爱的那样爱上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到人的奚落，永久失去了她，只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对自己的可耻的回忆。最为难堪的是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双手从他那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的那种可笑的，无地自容的状态。他茫然若失地站在卡列宁家的台阶上，而且不知如何是好。

“要叫辆马车吗？”看门人问。

“好的，叫一辆吧。”

弗龙斯基度过三个不眠之夜后回到家里，衣服也没脱，就伏在沙发上，双手一合，把头枕在手上。他觉得头很重。回忆和各种奇怪的念头异常迅速、清晰地一一浮上心头：时而是他给病人倒药水，药水溢出茶匙，时而是那位助产士的白嫩的双手，时而又是阿列克谢·亚

历山德罗维奇跪在病人床前的那种奇怪的姿态。

“睡一觉，忘掉这一切吧！”他就像一位健康的人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相信如果自己累了想睡觉就可以立刻入睡似的。的确，在一瞬间，他的脑袋开始昏昏沉沉的，他开始堕入一种忘却一切的深渊。一种无意识的生活的海浪开始冲击他的头脑，突然间，他的浑身仿佛通过一股极强的电流，他猛地抖动了一下，整个身子都让沙发的弹簧弹了起来，他用双手撑着，恐怖地跪在那里。他的两眼大睁着，仿佛他从来没有睡似的。他刚才还感到头昏脑胀和四肢乏力，现在顿时都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踏入一堆污泥之中，”他仿佛又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这句话，而且看到他就在眼前，他仿佛看见安娜的那张满面红晕的脸，她那双明亮闪光的眼睛正含情脉脉地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不是望着他；他仿佛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的脸上拉开他的双手时自己的那种愚蠢而可笑的样子。他又伸直两腿，以原先的姿势躺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应睡一觉啦！快睡着吧！”他反复地对自己说。但是他一闭上眼睛，却更加清晰地看见赛马前夕的那个难忘的晚上安娜留在他记忆中的那张面孔。

“如今这已不存在了，而且再不会有了，她希望把这一切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可是我没有她就活不下去。我俩怎样才能和好呢？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和解呢？”他大声地说，而且下意识地反复说着这句话。这句反复说的话阻止了堆在他脑海里的新的形象和新的回忆的出现，然而这句话的重复却没有长久地阻止住他的想象。他的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和不久前他受到的侮辱，又一个接一个地异常飞快地在他的心头掠过。“把他的手拉开，”这是安娜的声音。他拿开双手，感到自己脸上有一种惭愧和愚蠢的表情。

他依旧躺在那里，尽量想睡着，尽管他感到无丝毫睡着的希望，而且总是低声地重复着由于某种念头而随便出口的话，希望以此去阻止新形象的出现。他凝神静听着，而且仿佛听到了有人用一种奇怪的、疯狂的喃喃声重复着说“我不善于珍惜，也不善于享用；我不善于珍惜，也不善于享用。”

“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我要疯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是。人们究竟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要自杀？”他自己回答不了自己的问

题，之后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头边是嫂子瓦里娅亲手缝的绣花枕头。他用手摸了摸枕头的花边，试图回想一下瓦里娅，回想一下他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但是回顾这种不相干的事情是痛苦的。“不，我真应当睡一觉！”他把枕头往上拉了拉，头紧紧地贴在上面，但是要想闭上眼睛还需要作一番努力。他跳起来，坐在那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办。我还有什么呢？”他迅速地回想了一遍他同安娜的爱情生活以外的生活的各方面。

“是虚荣心吗？是谢尔晋霍夫斯科伊吗？是社交界吗？是宫廷吗？”他对任何问题都无法认真思考。这一切从前曾有过意义，但现在已毫无意义了。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脱掉上衣，解开皮带，露出了长满汗毛的胸脯，以便呼吸得自如些，之后便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人们就是这样变成疯子的，”他反复说，“就是这样自杀的……为的是不感到羞愧，”他慢吞吞地补充说。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凝神屏气，咬紧牙关，走到桌边，拿起手枪，看了一下，把装上子弹的枪口翻过来对着自己，这时陷入了沉思。他面带苦苦思索的表情，低着头，有两分钟时间他手里握着手枪，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思索着。“当然。”他对自己说，仿佛经过一种合乎逻辑的、持续不断的、令人信服的思维过程，他得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结论。实际上，他所确信无疑的这个“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了这样一个回忆和想象的圈子的结果，这个圈子在这一个钟头内在他的脑海里已兜了几十个来回。无非是回忆那些永远逝去的幸福，无非是考虑到毫无意义的未来生活，无非是觉得自己受了奚落，无非是这些思想和感情的不断重复。

“当然，”当他的思绪第三次按照令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圈子转下去的时候，他重复说，于是把手枪贴住了左部的胸膛，用手使劲地攥了一下，好像突然把手攥成拳头似的，他扣了板机。但没有听到枪声，可是他的胸部受到猛烈的一击，他站不住了。他丢掉手枪，本想抓住桌边站住，他的身体晃了一下，便坐在地上，他惊讶地环顾着自己的周围。他仰望着弯曲的桌腿，纸篓和那张虎皮垫子，竟连自己的房间也认不出了。他的仆人急匆匆穿过客厅的脚步声使他醒悟过来。他努力想了一下，才知道自己坐在地板上，看到那块虎皮垫子上和自己手上的鲜血，才明白自己是开枪自杀了。

“真是笨啊！没有打中要害！”他的手一边去摸着找手枪，一边说道，其实手枪就在他的身边，可是他却到远处去找。为了继续找枪，他的身子向另外的方向探过去，他由于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便倒了下去，血流了出来。

那位蓄着络腮胡子、举止文雅的仆人，过去经常向自己的熟人们抱怨自己的神经脆弱，这时他一见自己的老爷躺在地板上，便吓得魂不附体，竟丢下还在流着血的老爷，跑去求救。一小时后，他的嫂子瓦里娅来了，还同时带来了三位她四方求救请来的医生，在医生的帮助下，她把受伤的弗龙斯基抬到床上，留在他身边照顾他。

19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犯的错误的就在于，当他准备见妻子一面时，他并没有考虑到妻子会真诚地悔悟，他会原谅她，而她没有死。这个错误在他从莫斯科归来的两个月之后，他完全看清楚了。但是他所犯的这个错误不只是由于他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而且也由于直到他与快要死的妻子见面的那天之前，他还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床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怜悯心支配，这种感情过去往往是由其他人的痛苦在他心中引起的，从前他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弱点而对之感到羞耻；他对她的怜悯和他对自己曾经盼她死去这种思想的悔悟，而最主要的是原谅的快乐，这一切不但使他突然感到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也感到了一种他在此之前从未体验过的精神上的平静。他突然感觉到过去使他痛苦的源泉现在却变成了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批判和憎恨谁的时候，一切问题似乎都无法解决，当他原谅谁和爱谁的时候，一切问题都变得简单明了了，都好解决了。

他原谅了妻子，而且为她的痛苦和悔悟而可怜她，他也原谅了弗龙斯基，尤其是他听到弗龙斯基的那个绝望的行动之后，也很可怜他。他比以前更加可怜自己的儿子，而且现在为自己太不关心儿子而责备自己。他对新降生的这个小女孩，不仅特别怜爱，而且充满柔情。起初，他只是出于怜悯而去关心这个弱小的新生女孩，这个女孩不是他的女儿，而且在她的母亲患病期间她被抛到一旁无人照料，假

如他不去关心的话，她大概会死去的。而且他自己也不知怎么就喜欢上她了。他每天去婴儿室好几次，在那里坐好长时间。因此就连最初在他面前感到胆怯的奶妈和保姆都对他习惯了。他有时候会在那里坐半个小时，默默地看着那个熟睡婴儿的那张红里透黄、长满绒毛、皱巴巴的小脸，看着她那皱起眉头的动作和那双捏紧指头，用手背揉着小眼和鼻梁的胖乎乎的小手。在那样的时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自己心里十分平静和和谐，而且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愈来愈清楚地感到，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他感到，除了控制着他心灵的那种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另一种粗野的，同样强有力的或者更加强大的力量控制着他的生活，而且这种力量不能让他保持他所希望的那种内心的温和和平静。他感到大家都用一种疑惑的、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不理解他，而且还对他有所期待。他尤其感到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是不牢固的和不自然的。

当死亡临近时在她的心中产生的那种宽宏思想消失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发现安娜害怕他，看到他就感到不舒服，而且不敢正视他。她好像想对他说什么，但又拿不定主意，而且仿佛已预感到他俩的关系无法维持下去，她期待着他会有什么举动。

2月末出了一件事：安娜新生的女儿，名字也叫安娜，突然病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早晨去了婴儿室，吩咐仆人去请大夫，之后便去部里了。他办完公事后，三点多钟回到家。他走进前厅，看见一个漂亮的男仆，身穿镶着金银边的衣服，头戴一顶熊皮小帽，手里拿着一件雪白的用美国狗皮做的斗篷。

“谁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道。

“贝特西公爵夫人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仿佛觉得男仆人在笑着回答。

在整个这段艰难的时期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现他在上层社会的一些熟人，尤其是女人，对他和他的妻子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注。他看到所有这些熟人都按捺不住他们内心的喜悦，就是他在律师的眼神里和刚才在那位男仆的眼神里看到的那种喜悦。所有人都好像异常高兴，仿佛给什么人办过喜事似的。当他们遇见他的时候，便以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询问他妻子的健康。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出现，与她相联系的一些回忆，以及对她的反感，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很不愉快，他径直去婴儿室了。在第一婴儿室里，谢廖沙爬在桌上，两腿搭在凳子上，正在一边高兴的胡乱嘟哝着，一边在画着什么。一位英国女教师在安娜生病期间代替了法国女教师，她正坐在谢廖沙身边织着披肩。见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赶紧站了起来，行了个屈膝礼，并且拉了拉谢廖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家庭女教师对他妻子的健康情况的询问，并且问起大夫对婴儿的诊断情况。

“大夫说没什么危险，让给婴儿洗洗澡，大人。”

“但是她一直都不舒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着隔壁房间里婴儿的哭泣，说道。

“我认为奶妈不合适，大人，”英国女教师果断地说。

“您这样说有何根据？”他站住问。

“保罗公爵夫人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大人。起初他们给婴儿当有病治，后来才发现婴儿只不过是饿了，因为奶妈的奶水不足，大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了片刻，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另一个房间。小女孩的头向后仰着，躺在奶妈的怀里，全身乱扭着不肯去吸伸给她的那个丰满的乳房。尽管奶妈和保姆俯在她身上哄着她，她还是哭个不停。

“还没有好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她很不安稳。”保姆低声地说。

“爱德华小姐说，也许奶妈没有奶。”他说。

“我也这么认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那您干嘛不说呢？”

“能向谁说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没有恢复健康。”保姆不满意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佣人了。在她的这句简单的话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是对他的处境的一种暗示。

婴儿咳嗽不止，声音嘶哑，哭声更大了。保姆把手一挥，走到她跟前，从奶妈手里把她抱过来，边走边摇着她，让她安静下来。

“应当请大夫给奶妈检查一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奶妈看上去很健康，穿得也很漂亮，她很担心自己会被辞退，暗自嘟哝了句什么，掩上了自己丰满的乳房，对人们怀疑她的奶量不足抱以轻蔑的微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这个微笑也是对他的处境的嘲笑。

“多可怜的孩子啊！”保姆哄着小孩说，继续抱着她走来走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在椅子上，脸色痛苦而沮丧地望着踱来踱去的保姆。

终于，婴儿不哭了，她被放到那张栏杆高的小床里，保姆整平了枕头，就离开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了起来，吃力地踮起脚尖走到婴儿旁边。他沉默了片刻，依然神情沮丧地看着婴儿；但是突然一丝微笑牵动了他的头发和额头的皮肤，浮现在他脸上，于是他也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

他在餐厅里摇了一下铃，又吩咐进来的仆人去请大夫来。他抱怨妻子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怀着这种抱怨的心情，他都不愿意去她那里，也不想去见贝特西；但他的妻子可能会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像通常那样去她那儿，因此，他强迫自己向她的卧室走去。当他踏着松软的地毯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了一段他不想听见的谈话。

“假如他不走的话，我大概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但您的丈夫应当超脱这事。”贝特西说。

“我并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不想对自己这样。您甭提这件事啦！”安娜声音激动地说。

“好的，但一个人为了您曾开枪自杀，您总不能不与他再见一面吧……”

“正因为如此，我不想见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带惊恐和内疚的表情站在那里，而且本想悄悄地离去。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做有失体面，于是又折了回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屋内的声音静了下来，他走了进去。

安娜身穿一件灰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那圆圆的头上剪短的乌发又像浓密的毛刷一样长了起来。就像她通常一见到丈夫那样，她脸上的生气顿时不见了；她低下头，不安地瞅了贝特西一眼。贝特西的穿戴非常时髦；头戴的帽子像灯伞一样浮在她的头上，身穿一件灰蓝色的连衣裙，上面的大斜条图案从束胸处一直拉到裙口，她那高

大而扁平的身子挺得笔直，坐在安娜身边，之后把头一低，用一种讥讽的微笑迎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噢！”她仿佛惊讶地说，“您在家里，我真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因此自从安娜生病以来，我就没见过您。我什么都听说了，听到您对她的种种关心。是啊，您是位了不起的丈夫！”她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和亲切的口吻说，好像是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她要授予他一枚宽宏大量的勋章。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神情冷漠地点了点头，吻了吻妻子的手，询问了一下妻子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好些了。”她避开他的目光说。

“但是看您的脸色，好像您还在发烧。”他说，特别把“发烧”这个词说得很重。

“我同她聊的时间太长了，”贝特西说，“我觉得我这样做是自私的，我这就走。”

她站起身来，但是安娜突然满脸通红，急忙抓住她的手。

“别走，请再呆一会儿。我需要告诉您……不，是告诉您，”她转身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她的脖子和额头都泛起了红晕。“我不想而且也不能对您有任何隐瞒。”她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手指扳得咯巴咯巴直响，而且垂下了头。

“贝特西说，弗龙斯基在动身去塔什干之前，希望来我们家告别一下，”她并没有看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急着想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这对于她是多么困难。“我说我不能接见他。”

“我的亲爱的，您说，这要取决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贝特西纠正了一句。

“不，我不能接见他，因为这毫无必……”她突然停住了，询问似地瞅了自己的丈夫（他并没有看着她）一眼。“总之，我不愿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凑上去，想拉住她的手。

她一开始想缩回自己的手，不想让他那只青筋突起的湿手来握自己的手；但她显然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对您的信赖我深表感谢，但是……”他说，他懊丧和不安地感到，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简单明了独自解决的事情，却不能当着贝特西公爵夫人的面来讨论；他觉得，贝特西公爵夫人在上层社会人士

眼中是左右他的生活，妨碍他表示爱和宽恕的那种野蛮力量的化身。他看着贝特西公爵夫人，停住不说了。

“好了，再见，我的亲爱的。”贝特西站起来说，她吻了吻安娜，就走了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她出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位真正宽宏大量的人，”贝特西说，她在小客厅里停下了脚步，又一次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我是位局外人，但是我十分爱她，而且尊敬您，因此想冒昧地向您进一言：请接见他一下吧。弗龙斯基是位要面子的人，况且他很快要去塔什干了。”

“谢谢您的同情和忠告，公爵夫人。但至于说我的妻子能不能接见什么人，这只能让她本人决定。”

他说出了这句话，照例颇带自尊心地扬起了眉毛，但顿时又觉得不论自己说什么话，在他这种处境是不可能有什么自尊的。这一点，他从贝特西脸上流露出的那种有所克制的、恶意的、讽刺的微笑就可以看出来。

20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客厅里向贝特西鞠躬告别后，便走到妻子那里。她正躺着，但听到他的脚步声后，赶紧坐成原来的姿势，并且惊恐地看着他。他发现她刚刚哭过。

“对你对我的信赖，我深表感谢，”他语调温和地用俄语把在贝特西面前用法语说过的那句话又说了一遍，就在她身边坐下了。当他用俄语称安娜为“你”时，这使安娜感到怒不可遏。“我也非常感谢你做出的决定。我同样认为，弗龙斯基伯爵既然要走，那就毫无必要到我们这里来，不过……”

“我已经说过了，干嘛还要再说此事呢？”安娜怒不可遏地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毫无必要，”她心里想，“一个人要来与他心爱的女人告别，他为了这个女人想毁掉自己而且已经毁掉了自己，而且这个女人离开他也无法活下去，这怎能说毫无必要呢！”她紧闭着嘴唇，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垂下去，看着他那两只互相慢慢地揉搓着的、青筋突起的手。

“我们今后别再谈这事了。”她较为冷静地补充了一句。

“这个问题我让你去决定，而且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想开口往下说。

“看到我的愿望与您的一致。”她被他那慢条斯理的说话腔调激怒了，因此很快地替他把话说完，同时她已预先知道他要说什么。

“不错，”他承认说，“而贝特西公爵夫人要干预最让人伤脑筋的家务事，这真是太多管闲事了。特别是她……”

“我一点也不相信人们对她的任何议论，”安娜很快地说，“我知道她打心眼儿里喜爱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便沉默不语了。她不安地玩弄着睡衣的流苏，带着一种痛苦的、生理上的厌恶感望着他，她曾为自己有这种感觉责备过自己，但却无法克制这种感情。她现在只盼望着一件事，那就是别见到他，她讨厌见他。

“我刚才让人去请大夫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已经好了，干嘛给我请大夫？”

“不，小女孩总是啼哭，他们说奶妈的奶水不够。”

“当我要求给孩子喂奶时，你为什么不允许我喂呢？不管怎么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这个“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个婴儿，他们会把她的小命送掉的。”她摇了一下铃，让人把孩子给抱来。“我要求给她喂奶，但你不让我喂，可现在你又来责备我了。”

“我不是责备……”

“是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掉呢！”她号啕大哭起来。“请原谅我，我又激动了，是我不对，”她渐渐镇静下来，说道，“但你走开吧……”

“不行，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出妻子的房间时，断然地对自己说。

在上流社会人们的眼里他的这种无法忍受的处境，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那神秘而粗暴的力量——这力量违背他的心意，左右他的生活，要求他遵照其意志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这一切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如此明显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清楚地看到，整个上流社会和他的妻子对他都存有期望，但他们究竟期望什么，他却无法明白。他觉得正因为如此，他内心里升起一种仇恨感，破坏了他的平静和他去干一番事业的全部努力。他认为，对安娜来说，最好是与弗龙斯基断

绝关系,但假若他们都觉得这点无法做到,那么他甚至愿意让这种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只是不要让孩子们感到耻辱,他别失掉他们,也别改变他的境况。这样做无论多么不好,但毕竟比离婚强,因为离了婚,她就会处在一种毫无出路的耻辱的境地,而他本人也会丧失掉他所喜爱的一切。但是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预感到大家都会反对他,不允许他去干那种他现在看来是如此自然和两全其美的事情,而是强迫他去干那种愚蠢的,但他们看来是应当做的事情。

21

贝特西还没来得及走出大厅,就在门口碰上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是刚刚从叶利谢耶夫商店来的,那里进了一批新鲜的牡蛎。

“噢!公爵夫人!见到您真高兴!”他开口说,“我曾去过您的府上。”

“只能见个面,因为我要走了,”贝特西一面戴手套,一面微笑着说。

“等一等再戴手套,公爵夫人,让我吻吻您的手吧。恢复古老的礼节,再没有比吻手礼更称我意了。”他吻吻贝特西的手。“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见面呢?”

“您不配见我。”贝特西微笑着回答。

“不对,我很配见您,因为我已变成一个非常安分守己的人了。我不仅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而且还帮别人解决家庭问题。”他面带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说。

“哎呀,我真高兴!”贝特西回答,她顿时就明白了他说的是安娜。于是他俩折回大厅,站在一个角落里。“他要把她整死的,”贝特西有所暗示地低声说,“这样可不行,可不行……”

“您这样想,我非常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着头说,面带着一种严肃、痛苦而又同情的表情。“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彼得堡的。”

“这件事已弄得满城风雨,”她说“这是一种不堪忍受的处境。她日渐消瘦了。他不理解,这个女人不属于拿自己感情当儿戏的人。或者让他大胆行事,把她带走,或是办理离婚,两者必择其一。否则这样她会被折磨死的。”